曉讀書齋雜錄

曉讀書齋雜錄序

余昔蒙

恩在

上書房讀書得問業於張牧村洪北江兩師時雖髫齔亦知親炙名賢爲幸北江師尤勤於箸述講讀之暇每與吳縠人張船山諸先

生飲酒過從訂證經史當酒酣耳熱論列上下千古間窮日夜不猒迄今雖閱四十餘年追憶其言論丰采不啻前日事故序先生之遺書猶依依在函丈旁也先生以文章氣節震耀海內其詩古文詞及乾隆府廳州縣

圖志等書久已風行遐邇家有其書矣此曉讀書齋四錄八卷皆考訂經史疑義隨手所劄記者其精覈通博與顧徵君日知錄閻徵君潛邱劄記諸書足以抗行千古而尤所致意者爲訓詁地理蓋先生於二者固爲專

門絕學也是書爲先生幼子子
齡孝廉所手錄本藏之篋衍有
年今先生族子子香參軍始刊
而行之表章前哲嘉惠後學厥
功甚鉅海內固當爭先而快睹
矣余頃奉
恩命視師海上道出平原其行館卽

爲牧村師故宅因得謁其家嗣讀其行述爲秪徊者久之及舟次毗陵深以未獲一謁先生影堂爲憾今幸得此編而爲之序雖學業無似不克如房杜諸賢上紹河汾之傳然得於師門襄編校之役亦生平之幸也子齡

嗜學能文於地理之學亦能窺見其堂奧善繼善述余能無厚望也夫

欽命揚威將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受業宗室奕經拜序

曉讀書齋初錄卷上

陽湖洪亮吉

余自絕域生還或扃戶浹旬或攜筇匝月日課讀書二卷非人事牽率歲臘倥偬未嘗輟也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非敢云質之同人聊自記其不廢學云

孔叢子言孔子妾不衣帛前人以孔子有妾不見經傳今攷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取之以自侍王逸章句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細繹語意似此女歸於孔子朔逸並漢代人必非無據是亦可爲孔子有妾之證

蛟龍神物也然馬八尺以上爲龍魚二十斤以上爲蛟則

蛟龍本無定名又按大鹿爲麟大鳥爲鵬四靈亦本無定名

爾雅姊妹之子曰出左傳晉公子姬出也及康公我之自出是也今俗皆以巳所生子爲出傳碑志狀並踵用之然攷之亦未爲無本史記秦本紀帝舜咨費曰爾後嗣將大出小司馬索隱曰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禮書無先祖惡出楚世家集解引宋忠曰芊姓諸楚所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傳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哀公二十七年智伯謂陳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楚辭天問曰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北史陸騰傳子麗二妻杜氏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是生與出亦可兼稱宜小司馬之以生訓出矣

周書作雒解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公殺之乃自經也

人之傳名有幸不幸誦頡造書而人第知有倉頡秋儲工奕而人第知有奕秋離朱子羽明目而人第知有離朱伶倫榮將審音而人第知有伶倫毓俞師曠聰耳而人第知有師曠公輸王爾伎巧而人第知有公輸西施陽文美色而人第知有西施臾兒易牙知味而人第知有易牙弦高蹇他存鄭而人第知有弦高養由基黃衰微救楚而人第知有養由基蒙恬楊翁子築長城而人第知有蒙恬陶朱卜祝巨富而人第知有陶朱

漢制一金直千貫若家累千金則直百萬貫矣故陶頓之

富皆以千金爲率漢制見史記正義九十七

說文覆手曰爪爪亦丮也從反爪闕諸兩切按此卽古掌字其義雖闕然覆手曰爪卽仰手曰爪矣廣韻掌字音切與爪同明係一字孟子母仉姓卽爪字之譌廣韻云掌又姓晉有瑯邪掌同前涼有敦煌掌據是也

大別山在安豐雩婁縣界水經注江水又東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是知大別山與江水本甚近

莊子盜跖篇堯殺長子崔譔注曰堯殺長子考監明按未知何本然則丹朱非堯之長子矣

五十以學易孔子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置詩書執禮不

講六經則首讀易矣五十而知天命亦孔子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置十五三十四十之功侯不言首欲知天命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之言也自宋以來學者以文章爲小道日夕所談者皆性與天道矣於是洒掃應對之教不講所玩者太極一圖也禮樂射御書數之學不講所執者性理數冊也亦勇於學聖人哉亦勇於求勝聖人哉

史記趙世家引汾水灌其城按汾水當從魏世家作晉水水經注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北瀆卽智氏之故瀆也太平寰宇記引春秋後語亦同括地志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甕山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

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蓋晉水下流入汾故亦通謂之汾水魏世家又述智伯之言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攷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則灌安邑可用汾水若引汾灌晉陽則道殊回遠矣

淮南說山訓將軍不敢騎白馬高誘注一曰白凶服故不敢騎夫將軍之行尙鑿凶門而出何况白服乎此語不可使行軍者聞之

陶潛傳大司馬侃曾孫祖茂武昌太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於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旣見於前傳又曾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乃不見

於舊史明潛祖茂非侃子潛亦非大司馬侃曾孫也
又前卷陶淡傳稱太尉侃孫此傳又稱大司馬侃曾孫義
例不畫一如此
春秋時晉有屠氏亦作杜昭公九年膳宰屠蒯禮記作杜
蕢鄭康成周禮注作杜蒯是也僖公四年有杜原款二十
八年有屠擊國語里克及丕鄭使屠岸迎夷吾又作屠岸夷疑
皆屬一姓又襄二十四年范宣子自言在周爲唐杜氏晉
主夏盟爲范氏疑武子未封范以前尙皆氏杜及武子邑
於范則自武子一支以邑爲氏餘隰叔之後在晉者仍氏
杜也又攷堯祁姓劉累爲帝堯之後故亦姓祁據此則晉
文公妃杜祁蓋亦范氏女故使士會迎公子于雍也呂覽先識篇晉

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高誘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說苑作屠餘

孔穎達禮記疏引舜妃癸比氏應從山海經作登比以字近而譌郭璞注山海經云一曰登北氏按比北亦以字近而譌

淮南王書舊有許慎高誘注二家新唐書藝文志並列之舊唐書無注而元修宋史志亦止稱高誘注十三卷蓋宋時已誤合兩家之注爲一而許注遂淆入高注中不可復辨矣然攷宋初修三大書其時許高二家尚各有專本故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卷引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泛溢許慎曰東方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酒泛爲米麪麴之泛者風至而沸動皆與今注不同是許注

之亡當在北宋末可知

吳中人呼人面四周爲面般如淳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則方俗語亦皆有本

今人言詩者輒推十九首然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有九章爲樂府之祖文選所錄行行等十九篇爲五言詩之祖若泛稱十九首則未知其指樂府與指五言詩與

說文晏天淸也瞖無雲也桉史記索隱引許愼淮南注晏無雲也是則晏瞖本一字合訓分訓皆得史記封禪書作曣亦同

山海經中山之經半石之山其中多鯩魚郭璞注音綸余謂鯩當讀如綸巾之綸卽鰥魚也觀下云食之不睡可見

羿奡跖皆非定名善射者謂之羿帝嚳時之羿堯時之羿與有窮后羿是也多力者謂之奡尚書無若丹朱奡及寒浞之子奡是也大盜謂之跖黃帝大盜名跖又李奇注漢書跖秦之大盜以及柳下惠之弟盜跖是也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𢎨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是羿𢎨皆射官射師之名非人名也皇侃論語義疏云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又云奡古時多力人皆不確指爲何人最得解賈逵左傳注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史記張守節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跖又盜名蹻者亦非一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蹻爲盜於境內漢書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

吳俗飲食過飽有逆氣出爲垓高誘注淮南王書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即此義垓咳古字通亦作侅莊子釋文飲食至咽爲侅

晉書蘇峻傳上言於陳斬韓晁下又言張健等復與馬雄韓晁等輕軍俱走李閎等率銳軍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晁獨出帶兩步靫箭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今攷王舒傳子允之追躡韓晁等於長塘湖復大破之則晁之死實在長塘破敗之後何得先于攻死城日云臨陣斬晁乎一傳中前後舛錯若此他可知矣

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譔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

今攷晉書循吏傳魯芝嘗魏時行安南太守又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安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所言不誤

鱓魚今俗作鱘字書無鱘字今江東人又呼爲鱘黃魚說文鱓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鱓魚出聽淮南說山訓云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蓋一事而傳聞互異孫卿子又作潛魚潛鱓淫同聲字古通用劉逵蜀都賦注引淮南王書淫作鱏

淮南人間訓文王葬死人之骸高誘注葬以五大夫禮桉五大夫秦爵殷周間何得有之又云因枯骸見夢乞葬旦而行之亦與他書所說異賈誼新書又云乞葬以人君之禮人間訓一卷注最簡略與他卷異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錢州判坫校本引太平御覽吐作坦
以爲疑坦字之譌不知吐坦音同古可通用
近當塗徐文靖著管城碩記內臆說極多即如言范少伯
所泛五湖當在今江寧太平兩府并指丹陽姑孰等湖以
實之著論甚辨不知非也國語越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
於王曰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
終極而史記越世家則云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屬
乘舟浮海以行下又云范蠡浮海出齊云云越絕書外傳
亦言范蠡已告王立志入海貨殖傳則云乘扁舟浮於江
湖呂覽悔過篇亦云范蠡流於江湖是時越都會稽吳都
句吳今蘇州府吳縣越滅吳反國必不更至丹陽湖熟之間一也

一云乘舟浮海一云浮於江湖則此五湖必近通江海今太湖下流即吳淞等江由江即可入海不出百里內外左傳哀公十年徐承率師將自海入齊與此正同二也云浮海出齊又云浮於海畔是由海道抵耶邪東萊等境越世家亦言范蠡遂去自齊貽大夫種書故下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又云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皆與海濱相近三也且越破吳於五湖國語注即今笠澤韋昭云今太湖也不應破吳者一五湖蠡泛者又一五湖四也蠡曰不復入國乃專指越國而言五湖本非越國之境五也推文靖之意不過泥於不復入國一言以為越既非吳則吳亦屬國境蠡泛五湖必不在吳越境內無論越新滅吳版圖尚未盡定况蠡欲由湖入江出江入海則去

越漸遠又豈越之所能蹤跡乎且古所稱五湖皆指今笠澤若丹陽湖一名南湖名僅見於漢末又與石臼等湖相通亦不止有五則文靖所言無足據也又按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水經注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後漢書皇后紀高祖帷薄不修李賢注謂周昌入奏事高帝擁戚姬是不修也按注誤此蓋指呂后幸審食其而言

蜀志秦宓傳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未知所出

南中土俗多指腹爲婚今攷北史王慧龍傳子寶興母及尚書盧遐妻俱孕遐妻崔浩女也浩謂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云云則此風自六朝時已然不始近代矣

儀禮慈以旨甘管子慈孝於父母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是子於父母亦可以言慈

元和郡縣志沈邱縣本漢寢邱孫叔敖子之封一名沈邱漢爲㵲縣屬汝南郡後漢加丘字今考後漢無寢邱縣前漢之寢丘中興已改爲固始吉甫所言誤也

又陳州下云漢獻帝末王寵爲袁紹所殺今攷後漢書寵傳殺寵乃袁術事非紹也吉甫亦誤記

廣雅釋水一篇列舟名至五十餘俗字居其十八獨舳艫二字說文所有者反不錄又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所引廣雅曰艦大船也又曰吳曰艑之類皆今本所無則廣雅已非全書可知

古稱四瀆釋名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今泲與河合淮亦與河合祇有二瀆耳若古合而今獨者其河北之漳水乎

燔詩書非始於始皇商鞅實首行之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敎秦孝公以連什五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行法令

王莽改圖陰爲方陰隋文改陽曲爲陽直不學之弊千古一轍

注家前後不畫一高誘注淮南王書詮言訓羿死於桃棓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注說山訓則又云桃部地名不知棓部本一字傳寫異耳御覽兵部八十七棓下引前一條作許愼注是前說屬愼後一說乃誘耳又誘注

呂氏春秋白公死於法室云法室獄也注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室云楚地名彼此不同豈亦叔重注淆入誘注中耶

烏不烏鵲不鵲見戰國策驢非驢馬非馬見漢書西域志羊非羊猪非猪見宋書符瑞志狐非狐貉非貉見後魏書

史記伍子胥列傳集解引徐廣曰伯州犂之子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别氏郤蓋本楚世家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一言而曲說今細繹史記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如宛果爲伯州犂子不應反敘州犂於宛之下又云伯州犂之孫伯嚭亾奔吳不云宛子是遷語本明晰誤實自王符潛夫論及徐廣始耳若楚世家宛之子曰嚭容

或同名又成十六年傳晉三郤害伯宗服賈諸注並不言三郤與伯宗同族且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若錡又自戕族姓則獻子當不僅以絕善人爲三郤責矣况宛之死距楚殺伯州犂幾三十年不應至此并書史記好采雜說駁文甚多徐廣又誤會遷之意以立說妄矣吳越春秋又以伯州犂郤宛爲一人更非

同父同母皆可謂之同宗漢書景十三王傳史記則稱五宗世家蓋十三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呂覽異寶篇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常疑太行在河北與楚吳絕遠員何得登之及考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自楚奔宋從太子建奔鄭下云太子建又適晉不言

與伍胥俱此蓋史闕略其實建之適晉伍胥亦與俱及自晉與建還鄭之時登太行望鄭故有國險而多智數言耳後因建還鄭謀泄爲鄭所殺員又自鄭之許異寶篇云胥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再拜受教遂如吳越絕書亦言子胥奔鄭從橫嶺上太行北望齊晉又言子胥挾弓矢以逸楚鄭之間合史記呂覽越絕書等觀之員出亡後蹤跡始悉蓋歷宋鄭晉許四國後乃入吳左氏文簡質且要其後言之故於楚殺尚奢下卽云員如吳也

杜祐通典職官十一云漢文帝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今攷史記靳歙傳高祖時以騎都尉遷車騎將軍漢書歙傳

亦同則車騎之名不自薄昭始

崔駰達旨顏回明仁於度轂注未詳

論語辭達而已矣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以富麗二字反訓達字於訓詁之義殊乖子夏日富哉言乎孔安國舊注富盛也漢書揚雄傳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字書麗著也美也是富麗二字訓作美盛並無支離牽率之義何得以之反對達字乎且富哉言乎集注即以爲所包者廣而此注語意反若以富麗二字謂不能該括何前後相反若此乎繹孔安國舊注云凡事莫過於實不煩文豔二字即有分寸余謂集注此條反不若阮逸之注文中子文中子王道篇辭達而已矣逸注云聖人

不煩文惟達意而已語極簡括勝於集注

今人所談不經者謂之嗗蛆此風六朝已有之北史甄琛傳謂邢巒何處放蛆來即此意

天問有兩女岐一無合夫而生九子王逸章句神女也一澆之嫂王逸章句女岐與澆淫佚

齊國中國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斯離也齊中也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亦同

關中土音以無爲毛如問巳食乎曰毛則未食也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衍三輔人故操其土音耳水經注地理風俗記燕語呼毛爲無是燕秦土音相似

淮南王書氾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今攷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疑卽此人又襄哀二字字體相似疑傳寫誤也

道元注水經好引傳記雜說有自知其謬而不及改者如淯水下引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子云云至光武獲雉於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不知前漢南陽郡已早有此縣小顏曰舊讀雉音弋爾反則縣亦非以陳倉之雉得名道元所引不足憑也又舊說皆以陳倉之雉雌止陳倉爲石雉至此縣小顏於雉縣下引太康地志說正與此相反其誤更不足辨

玉篇拉折左氏傳拉公幹而殺之桉左氏傳應作公羊然

公羊傳作搚此蓋引杜預注而誤以爲傳也玉篇骨部又引左氏傳拉公幹而殺之云以手拉折其幹下句卽係何休解詁

論語棘子成蜀志秦宓傳作革今攷列子釋文夏革音棘字子棘爲湯大夫革棘古本一字非止音同也

水旱亦肖君德商政失之嚴故湯七年大旱堯政失之寬故九年大水

文選注四十三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與許叔重所說同近日阮侍郎元著浙江圖攷以浙水爲江南是也

落下閎姓黄見桓譚新論落下蓋其所居之地耳風俗通

言姓有落下西漢有落下閎非也益都耆舊傳閎字長公論衡叔向之母姬姓劉向列女傳亦云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

今小錢之弊徧於天下富商大賈販米湖湘竟有下置小錢上鋪六穀以掩飾人耳目者故米船到則小錢更多甚至滇黔川陝士大夫順流而下多挾之以射利則他可知矣然此弊六朝已有之齊竟陵王子良啟高帝云鑄錢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存覺與今日情形大同無怪乎錢弊日輕而百物踊貴也

今府州縣學宮前有二石牌鐫文武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其制實始於明成化時麟遊人虎臣所奏見明史列傳五

十二高瑤傳末

沅水在南北朝已有清江之名北史郭榮傳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是也周法尙傳亦云破黔安夷向思多於清江

後漢書李賢注束脩二字之誤辨已見與盧學士文弨書至賢注第五倫傳又出新意曰束帛也脩脯也復分作二項其誤與束身脩飭解同蓋當時賓客分卷作注故各出臆見不同如此

小司馬著史記索隱言遷及事伏生此言殊非事實按伏生雖文帝時尙存然年已九十餘自文帝景歷帝至武帝元年已六七十年使遷果及事伏生則至太初之元已八

十餘矣而張守節正義云太初元年還止四十二歲明小司馬及事伏生之言妄也

釋氏輪回之說報應之言實出道家緒餘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庚桑楚篇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之類是矣

宋書文九王傳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曰曾子孝於其親而沉於水又云曾子不逆薪而爨又顏氏家訓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三事皆係曾子而皆未詳所出則古書之不傳者多矣

招隱士一篇淮南王賓客所作王逸章句云小山之徒閔

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昭明文選竟指爲劉安所作誤矣

漢書郊祀志秦巫祀杜主巫保族纍之屬注師古曰巫保族纍二神名按族纍即蔟壘古字通

左傳隱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翼納諸鄂按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唐叔始封時所受於周者也今已越四百年復藉其力晉侯得以歸國於是知封建之澤長矣

說文艸部不列莊字云上諱蓋避明帝諱也然丌部典字又引莊都說作正莊字豈後人追改耶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是猩猩一物兼有禽獸之名故

字林一則曰猩猩能言鳥也一則曰能言獸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交州圖經猩猩知人名如豕人面又似黃狗此所以名曰獸又曰頭如雄雞衆經音義所說與圖經略同此所以名曰禽陸德明禮記釋文又引盧本云一作走獸恐非

廣雅釋訓腜腜肥也王給事念孫作箋釋引左傳原田每每云亦謂原田之肥美也杜注以爲原田草每每然失之今攷腜腜與膴膴同故毛傳及張載注皆云美也鄭箋云膴膴然肥美貌蓋字皆从肉故廣雅亦訓腜爲肥若每字从屮故說文云草盛上出也杜注草每每然蓋本說文其失惟在不就原田立說而反以爲喻晉君盛美則其誤耳至以草盛解𡚁每不可譏其失也蓋腜與每音雖同而意

則異自應各从本訓不可牽合

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一年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桉地形志黎陽作郡雖在後魏孝昌中然晉書載記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慕容儁則東晉時已有黎陽郡矣此紀云執太守滕恬之安知非卽黎陽太守乎及閱滕修傳修曾孫恬之爲魏郡太守戍黎陽蓋是時黎陽屬魏郡恬之以太守戍其地耳本紀魏郡二字殊不可省又攷謝元傳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戍黎陽時又似爲晉陵太守紀傳前後舛錯究未知誰是也

秦風夏屋渠渠鄭箋依爾雅訓作大具楚辭招魂章冬有突夏王逸章句云夏大屋也詩云于我乎夏屋渠渠是則

以夏屋作室屋訓者康成前不止崔駰一人也又大招篇夏屋廣大亦訓作高殿峻屋

唐馬周李泌二人位極人臣始終眷遇不替而死後獨無謚法

今世盛行紹興酒或以爲不知起於何時今攷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則紹興酒梁時已有名顔氏家訓困學篇亦引之

孟子所引孺子之歌與楚詞漁父之歌無異蓋江湘間舊有是歌漁父孺子皆述其詞也

晉書蔡豹傳兄子裔字元子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而殷浩傳末復另行附裔小傳載二偷入室一事

事既瑣屑卽欲表裔之勇豹傳末多增一行足矣何必一人分見兩處乎晉書蕪穢皆此類

于越前人皆以于字爲發語聲蓋本左傳杜預注獨高誘淮南王書注于吳也則吳之爲于又若以音近而轉

陳仲子與孟子同時較在前高誘以仲子爲孟子弟子非也至云離婁孟子弟子則更誤

淮南齊俗訓三苗髽首高誘注三苗之國在洞庭彭蠡之南髽以枲束髮也按今銅仁鎭遠以西生熟苗皆以麻束髮惟讀書應試者乃同

本朝服制

文子一書其引用前言有可攷者如佐賚者得嘗佐刑者

得傷則引王子晉今見周語下齒堅於舌而先弊則用老萊子見戰國策及老萊子妻子備而孝衰於親云云則用管子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爵益高意益下祿益厚施益博官益大心益小則用孫叔敖見呂覽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則用周書周祝解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則用周書大聚篇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等五語則用周公之訓魯公之言見韓詩外傳說苑其他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與易同高而不危所以守長貴也等語則與孝經同至引用老子尤多則守其師說不必複述竊嘗謂老子之後能守師說者惟文子一人他若申韓莊列意指雖各不同然皆去而益遠矣

父母皆可稱社淮南子說山訓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誘注江淮謂母爲社社讀　謂公謂阿社之社是矣時俗語皆有所本今北方人凡遇有以非禮相擾者即曰

汝嬲我今攷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若嬲之不置文選李善注曰嬲擿撓也字亦見三蒼吾友孫兵備星衍曰嬲即嫋字草書之誤也

周書和寤解王乃翼厲于尹氏八士孔晁注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按論語周有八士當即此

楚辭招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王逸章句長薄地名在江北按即今歸德府商丘縣漢薄縣故城在西北古所云南亳也正在廬江之左薄亳古字通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

縣臣瓚曰湯所都皇覽及杜預左傳注湯冢在亳城中皆指此

嘉興出馬皐魚味較他魚清美舊未解其命名之義今攷水經注沔水下云谷水之右有馬皐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爲鹽於此縣也則魚當以地得名又圖經海鹽治爲春秋時馬嘷城越絕書吳伐越道逢大風匹馬啼嘷因名馬嘷城卽馬皐城也

漢宣帝時有兩嚴延年一在酷吏傳者字次卿一見昌邑王賀傳者字公孫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沙隨程氏一條乃合兩延年爲一可謂讀史不審

說文贛从貝竷省聲非从章从貢也水經注贛水下引劉

澄之曰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道元譏劉氏專以字釋水而今復引此是劉氏既昧制字之原道元亦未審六書之指均爲失之

北史最不檢點儒林樊遜一傳前半稱名後半稱字

淮南說林訓曹氏之裂布高誘注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按說文胡曹作衣曹氏或卽指此

漢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靳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緤傳亦爲信武侯小顏注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緤後又更封蒯城侯則與歙異小司馬於功臣年表信武侯下云地理志無信武

縣蓋失攷又桉欽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縲爲信武侯食三千三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關中侯等相倣

魏志于禁傳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桉王景與傳未嘗爲將軍此蓋別一人

春秋時有兩黃國一沈姒蓐黃之黃國近晉一江黃之黃國近楚又有近齊之黃近宋之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桉此卽東萊郡黃縣杜預左傳注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薛瓚曰縣有黃溝故名之也春秋時屬宋

李善注東征賦引論語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桉此當屬舊說可補陸德明釋文所遺

衆經音義引論語惡居下而訕上孔安國曰訕謗毀也今攷漢石經殘碑及皇侃義疏下字下並無流字卽陸德明釋文本亦無誤當自開成石經始吾友莊邠州炘云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卽用此語亦可爲論語本無流字之證

水經注温水下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道元引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今按爾雅水醮曰氿說文氿水厓枯土也玉篇潐水盡也潐醮古字同則九德究等之究宜作氿爲是吾鄉宜興城外有東氿西氿春夏卽漲秋冬卽枯義與古說同

張守節正義述宋膺異物志曰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羔羊

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桉此即今所謂骨種羊也向在京中問鄂爾多斯貢使所說亦同並云此種皆以羊骨種成之恐古亦當然耳

漢書薛宣傳宣爲左馮翊以栗邑縣小僻在山中其人謹樸以頻陽令薛恭換栗邑令尹賞二縣俱大治桉此即調繁調簡之始愚以爲苟上官得人專指所轄府道而詳請則所屬州縣才具大小皆平日所素知當任其更調滿歲始行

奏聞于吏治民生必大有裨益若一一必

奏請方得調任則天下之廣州縣之多既事事上煩當宁

而督撫兩司之偏私者又或爲人擇官即不勝任者亦可鑽營而得一經調任即爲回護百端內既開部胥駁缺之權外或長大吏營私之漸若府道統于督撫職分較小果有所更調必不敢不公以耳目較近故也因讀薛宣傳有感用附及之

兩漢祀河于臨晉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是也郡國志亦同惟應劭風俗通曰廟在河南滎陽則未知何時所移豈一河而兩處祀之耶

豫章郡治南昌其城水經注云漢高祖六年陳嬰所築也太平寰宇記引豫章記漢高祖六年大將軍灌嬰所築今攷史記及漢書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云云

灌嬰傳遂定吳豫章會稽郡亦在斬項羽之後皆與漢高帝六年之文合豈二人共定豫章郡又共築城又同名嬰故傳聞不一耶元和郡縣志南康縣下云本漢灌嬰所置南埜縣也則城宜以灌嬰築爲是又宜春縣及湓口等城亦云灌嬰所築

曉讀書齋初錄卷上終

曉讀書齋初錄卷下

陽湖洪亮吉著

海魚之極大者通名曰鱷鱷一作鯨說文鱷海大魚也春秋傳曰取其鯨鯢蓋魚之彊大有力者聶強也京大也羽獵賦即作京魚非別有一種鱷魚也爾雅釋魚云魚有力者徽劉逵吳都賦注即云徽鯨魚之有力者也是凡魚之有力者即名鯨不專指一魚矣淮南王書及玉篇鯨魚之王亦以其強大得名蓋魚滿三百斤爲蛟蛟無定名鯨亦無定名矣爾雅蟒王蛇玉篇王蛇即作大蛇明王訓爲大是魚之王即魚之大者耳集韻采古說一曰鱷大魚雄曰鱷雌曰鯢又按劉逵吳都賦注引說文鯨猶言鳳鯢猶言凰

管子法法一篇言赦之害最切諸葛忠武學管子者也故治蜀二十餘年不下一赦令吳漢雖武人而臨終勸光武愼無赦孰謂其不學哉蓋愈赦則犯法者愈多余庚申夏蒙
恩自伊犂赦回與同赦者數百人先後同入關其曾犯竊盜者一入關仍行竊行劫不悛蓋此曹不知感
恩惟知犯法並以爲再犯法又可再遇赦其怙惡不悛如此以是知古人之用意遠矣

今人以姑舅兄弟爲外兄弟非也禮記喪服篇姑之子鄭注云外兄弟也又左傳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出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

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姑之子外同母異父之兄弟亦可爲外兄弟

檀弓篇中生使人於狐突稱爲伯氏注禮者以爲伯氏突之字非也狐氏姬姓本晉之同族故以伯氏稱之

小爾雅廣度四尺謂之仞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此亦云四尺曰仞衆經音義引亦與釋文同余驟閱亦曾疑之近日錢唐丁進士杰云當是四尺謂之下脫去五字蓋四尺別有度名而倍之爲仞仍是八尺爲仞也其說頗辨然余不敢以爲然者此句下卽云倍仞謂之尋說文云尋八尺也使小爾雅果有八尺爲仞句則倍仞謂之尋已十六尺倍尋謂之常已三丈二尺矣有是理乎釋名車戟曰常長丈

六尺若常爲三丈二尺則賁育亦不舉矣魏志挹婁傳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是知三丈之矛必數人共持況三丈二尺乎且古人舉尋常爲數皆云八尺爲尋毛詩傳考工記及儀禮禮記注高誘應劭釋名何承天纂要陸德明釋文等並同文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儀禮鄭注考工記注等並同安得別生異說乎

和州有麻湖蓋歷湖之誤也御覽十道志州南有歷水故曰歷陽今湖在州西南故知其爲歷湖歷字脫下止字故俗訛爲麻

趙高指鹿爲馬史記與諸家說並不同然要當以陸賈春秋爲正其辨惑篇云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及問羣臣半言鹿半言馬云云

賈與高同時所言當得其實
錢少詹廿二史攷異云據宋志南梁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於此又避鄭太后諱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余已有辯見東晉疆域志今又得一顯證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是又東晉時兼立淮南梁郡及有壽春縣之一證
史記晉世家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校詳考內外傳申生之年長于重耳高誘注呂覽亦云重耳申生異母弟申生係獻公烝齊姜所生當在卽位以後是則申生等三公子皆卽位後所生可知安得云獻公爲太子時

重耳已成人乎此與申生母爲齊桓公女同一不經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序意一篇趙襄子以下一百三十六字當在上不侵篇是國士畜我也之下錯簡在此

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蓋其地甚大故所出繁多韋昭注雲爲雲夢下云連屬恐非連當係地名與雲夢相近故曰雲連左傳成元年連尹襄老昭二十七年連尹奢二人蓋皆連地尹故以官稱之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今故城在湘鄉縣西連當以連得名古連字無水旁與縣名連道同通典連山郡連州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即其證矣又左傳僖二十八

年楚地有速穀杜預春秋土地名云地闕

後漢書馮異傳蓋延擊匡及公孫述遣將趙匡救黃校此二人偶與虎牙將軍及右扶風同名非即虎牙扶風也人第知建武初併省郡國極多不知此後增置者亦復不少今細核之潁川之襄汝南之征羌思善褒信原鹿定潁梁國之穀孰陳國之扶樂武平鉅鹿之廣宗常山之欒城安平國之經陳留之己吾穀城泰山之成山山陽之金鄉防東琅邪之西海平原之厭次南陽之成都襄鄉南鄉江夏之平春南新市豫章之臨城建昌石陽武陵之作唐沅南桂陽之漢寧零陵之湘鄉昭陽長沙之醴陵鄀巴郡之平都廣漢之德陽隴西之鄣漢陽之顯親酒泉之延壽上

黨之陽阿雲中之箕陵樂浪之樂都南海之增城等皆是
雲漢詩旱魃爲虐毛傳魃旱神也說文魃旱鬼也周禮有
赤魃氏玉篇引文字指歸又云女魃禿無髮者所居之處
天不雨也是魃非神但女屍之無髮者耳然一女魃無髮
何得遽干天和今俗亦盛傳旱魃皆女鬼豈即本於此耶
南史蕭推傳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
吳人號旱母焉不曰旱公而曰旱母者知旱魃皆女鬼也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今攷魏
世家有段干木及段干子戰國齊策有段干綸魏策有段
干崇韓策有段干越人豈皆老氏之苗裔耶三輔決錄云
段氏李老君之自出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爲段氏
自此以後不見有姓段干者則決錄之言似可信矣然風

俗通云段干木本姓段名干木則封段干之說又不足據且呂氏春秋自干木布衣耳至干木富于德凡四稱干木不韋去干木甚近當得其實魏文帝詔及左思魏都賦亦並稱干木疑風俗通之言爲有據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云封段爲干木大夫益非

吾鄉有孟瀆河通大江唐元和中常州刺史孟簡所濬州人德之因名孟瀆今攷新唐書本傳州有孟瀆久淤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書法非是當云州北有瀆久淤簡治導漑田凡四千頃州人遂名爲孟瀆方得其實蓋漢溝洫志稱鄭渠白渠事後稱之即其例也

莊子一書秦漢以來皆不甚稱引自三國時何晏阮籍嵇康出而書始盛行陳壽魏志曹植傳末言晏好老莊言王

粲傳末言籍以莊周爲模則于康則云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於是崔譔向秀郭象司馬彪等接踵爲之注而風俗亦自此移矣士大夫之好尙卽關國運之興替可不愼哉故吾以爲魏晉風俗之壞始於何晏成於嵇阮曹植七啓亦有仰老莊之言

裴松之管寧傳注引傅子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攷管修爲白公所殺在田氏未有齊之前傅子所言恐不足據

又荀彧傳注引傅子云蔣詡媚於王氏無損淸高之操云云是詡與莽族連姻而前書不載此可以補漢書列傳四十二卷之缺

盱眙圖經引許愼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因縣城在山上可以眺遠故名今考愼但云盱張目也眙直視也無所爲舉目之文圖經蓋以意言之耳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亦引此二語而不攷之原書云可無考與涇縣舊志云三水爲涇皆係臆說不足信

劉向列女傳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姓楊氏論衡亦云叔向之母姬姓今考羊舌氏食采于楊故以采邑爲氏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楊侯國是也叔向母家豈亦采食于楊故亦以爲氏耶同出姬姓又同食邑于楊恐未必然況叔向叔魚本不同母

經學家有三鄭鄭司農鄭大夫鄭康成同注周禮是矣史

學家有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同作漢書刊誤是矣文人有三陸陸機陸雲陸耽孫惠所云不意三陸一旦湮滅是矣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倕並有英名時人亦謂之三陸詩人有三謝謝靈運謝惠連謝朓是矣詞人有三李李白李後主李淸照是矣

李杜有六前人已言之蘇李并有八前漢以李廣蘇建合作一傳一也李陵蘇武有贈答五言詩前所云蘇李河梁之什二也唐李嶠傳與蘇味道齊名三也蘇頲傳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四也隋書蘇威傳國子博士何妥奏威與侍郎李廷和等共爲朋黨是又一蘇李五也李德林傳

載德林與蘇威爭議格令事條是又一蘇李六也宋史蘇易簡傳與李沆同爲翰林院學士是又一蘇李七也昨余遊餘杭大滌山洞霄宮見宮側建祠祀宋蘇軾李綱二人蓋皆曾提舉洞霄宮余有謁二公祠詩二賢一體同樽俎蘇李河梁有嗣音是又一蘇李八也

尚書家有夏侯勝故夏侯建爲小夏侯詩家有趙人毛公故毛萇爲小毛公禮家有戴德故戴勝爲小戴史家有司馬遷故司馬貞史記索隱爲小司馬又南部新書云裴延齡綴緝裴駰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注家有顏之推顏游秦故顏師古注漢書爲小顏又唐人呼孔穎達所譔諸經正義爲小孔以別于漢孔安國尚書傳也他若詩家有

杜甫故杜牧為小杜文家有蘇軾故蘇轍為小蘇畫家有李思訓故李公麟為小李書家有米芾故子米友仁為小米其餘如大耿小耿大馮小馮大宋小宋等則又以官階伯仲而異不能枚舉也

江南土俗凡臃腫不靈者輒名之為槼推今攷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褦襶子集韻褦音柰襶音戴二字不曉事也則槼推當作褦襶曉詩蓋俗語所本

荀子知賦周流四海曾不崇日楊倞注崇充也用爾雅釋訓文今桉荀子不崇日亦與詩衛風崇朝公羊傳不崇朝義同毛傳崇終也何休解詁崇重也訓皆可與充通

晉書鍾雅傳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錢鳳起兵桉此與周宣

佩同名非一人也

北史安同傳同父子並名屈

三國傳雖止有益州然以庲降都督別統南中七郡則與晉時置寧州無異也以江州都督統三巴等郡卽與李嚴建議以五郡爲巴州無異也至杜佑通典云蜀統益梁二州不知蜀未嘗立梁州魏平蜀後乃分建耳

水經注沔水下背水又東經七女冢至世人疑是項伯冢桉項伯爲羽之季父籍隸下相邑封射陽冢不得在此道元傳疑誤也

唐書薛登傳嘗上疏言自煬帝設進士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云云足見士不讀書及臨

試勦襲之弊隋唐已然何怪今日鄉會兩試士子臨場皆閉門讀三家村所作策學以至朝代不分姓名舛錯者十人而七耶

東萊郡曲成有萬里沙祠見史記漢書人或不知命名之義今攷御覽所引十三州志西自湘江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是萬里沙首起湘江尾東至海故一名長沙一名萬里沙也

古人述作皆有所本荀子八賦可云奇創矣實本於管子小問篇自命之曰粟命之曰禾文法既同又皆用韻管子對桓公之言曰臣非聖也善承教也足知古人才識皆自學問中來

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郭璞注爾雅引張氏地理記云云水經注即作張晏是張晏所著又有地理記惜不傳晏三國時中山人字子博

人但知華周杞梁之妻而不知華周杞梁之母讀說苑立節篇而後知華周杞梁之母亦烈女子也忠孝賢節萃於一家難哉

春秋之後魯國盡巳分季孫之費亦久巳作國武城諸邑悉當屬費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云云說苑則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及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與孟子所載略同鄪君當即季孫與魯人交兵蓋巳顯然作敵國矣呂覽亦云以滕費則勞

是知春秋之末强臣背主大都耦國之勢已成固不僅田氏篡齊三家分晉已也魯連子亦以魯費並稱見水經注沂水下

春秋時楚縣尹稱謂有三一曰尹沈尹藍尹連尹城麇尹等是也沈即寢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寢縣藍在南陽郡國志南陽郡棘陽有藍鄉連即楚語雲連徒洲地理志長沙國有連道縣城麇穿封戌所尹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犂所云方城外之縣尹是矣二曰君昭二十年傳伍奢子棠君尚等杜預注尚爲棠邑大夫之類三曰公文十年期思公及申公葉公之類楚縣尹皆僭稱公也

漢儒重老子次則文子而絶不及莊列蓋老子文子之道可以治天下而莊列不能也漢儒采二家之語亦最多自

君相以至處女皆然其尊老子文子也并過於孔顏王充論衡自然篇可見矣云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也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尊之者若此自黃初以後崇尚元虛而遂無有言及老子文子者矣君相之好尚而風俗之媺惡人心世道之淳漓即繫焉唐元宗時升老文莊列四子之書爲經而無所區別此開元天寶治亂之所以分也

老子文子之學出于黃帝故二書亦時述黃帝之言如谷神不死之類是也蓋老文莊列四子實三代以後治術學術興替分合一大關鍵老子文子則上承黃帝開西漢之治者也莊子列子則下導釋氏啓魏晉六朝之亂者也然

莊列之流弊即其徒亦知之郭象之注莊曰夫治之出於不治為之出於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及者斯由之也象之言亦審矣其稱莊老者不過隨當時人人所稱而稱之推象所言之旨則實指莊列不當云莊老也

知老子之學者莫如河上公其言曰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又云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

老氏旨哉言乎通河上公之言即知老氏之實可致治矣

按釋文亦言河上公四篇授文帝治身治國之要

西漢尙老子而爲老子解義者皆西漢以前人漢書藝文志　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陸德明釋文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章句二卷漢徵士蜀都嚴遵注二卷又指歸十四卷魏晉尙莊子而注莊子者皆魏晉間人陸德明釋文晉議郎淸河崔譔注莊子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祕書監河內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太傅主簿河內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丞相參軍潁川李頤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新唐書藝文志又有司

馬彪莊子音一卷王元古集解二十卷李充釋莊子論二卷文苑李充傳云上下二篇

後漢書順帝紀漢安元年下云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至質帝永嘉元年云廣陵賊張嬰復反葢嬰降及復反未及三年也今攷張綱傳嬰降後天子嘉美欲擢用綱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卒是綱降嬰後一年乃卒嬰等制服行送喪到犍爲負土成墳當係第二年事葢自犍爲歸廣陵嗣綱爲守者或撫之不以道故復反耳是則守土之官所繫於一州一郡者豈不重哉如綱者直化賊爲民若後守者則又化民爲賊耳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引地理志云柱

天在廬江灊縣桉此說非是無論灊縣與衍氏相去遼遠衍氏魏邑且灊縣有天柱山亦不名柱天此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柱耳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綜傳交阯兵自稱柱天將軍亦同此意

晏子不可云墨家蓋晏子在墨子之先也前人以之入儒家亦非是今觀史記孔子世家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愚以爲管子晏子皆自成一家前史藝文志入之儒家既非唐柳宗

元以爲墨氏之徒亦前後倒置特其學與墨氏相近耳吾友孫兵備星衍校刊晏子亦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是又不然試思墨子重趼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距晏子更遠卽如宗元之意亦當云開墨氏之先不得云墨氏之徒也

唐書裴度傳赴淮西是時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桉通鑑唐文宗長慶二年言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軍者又置中使監陳是監軍外復有監陳故度奏罷監陳後李愬入蔡尚偕監軍並行也

又李德裕傳言將帥出兵其弊有三其一則監軍各以其意見指揮軍事三則每各有宦者爲監使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是唐時監軍之外又有監使監陳其將帥之屢衂敗宜哉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從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名賁故以奔爲賁桉賁奔古字通且莽以前經傳皆作賁約說恐傳聞之誤

太史公著書自相矛盾處極多卽如杞世家末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而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伯翳伯益爲二人矣然下卽云五人之

後皆爲帝王今攷舜五臣有伯益無伯翳既云後皆爲帝王則是以秦爲伯益後也而又云後不知所封豈非自相背謬乎若伯翳伯益之爲一人余已有攷在文集中

東漢建武十五年詔羣臣議立皇子時預議者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其時歐陽歙爲大司徒吳漢爲大司馬皆不預議葢封皇子則上輿地圖者須大司空擇吉日須太常而司徒司馬無事故不入議也若固始等三侯得預則一親二賢又非他人所可望耳

史記虞卿傳躡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笠笠有柄者謂之簦桉此則簦即今人所用之繖(俗作傘)今人出遠出者行李外必以一繖自隨即其遺意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

扞而下井皇甫謐云謂兩纖纖笠形

吳縣有欚溪城闔經闔閭所置船宮也按玉篇欚小船也司馬彪注亦同本作麗又譌作攦衆經音義欚小船也攦又因欚而別是欚溪本以船得名故船官亦在此

宋書劉懷肅傳懷肅弟懷愼次弟懷敬初高祖產而皇妣殂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據此則懷敬年大於高祖懷肅則更可知今攷高祖以永初三年崩年六十七距義熙三年僅十四年懷肅以此年亡年至少亦當在五十五六以外而傳云四十二何也

今人以鄙俚爲鄙俗非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俚是俚亦都鄙之號鄙俚之言蓋亦謂鄉里之言耳漢書質而不俚

如淳注曰雖質猶不如閭野之鄙言也得之說文俚聊也俚聊同聲故又通作聊賴之聊其實下邑爲俚乃係本訓俚郢古通故說文于郢字下云南陽西鄂郢亭是也元應注顯揚聖教論亦云俚亦作郢校巴人下里之曲里亦或作俚

抱朴子俗字最多如景字加彡及字加艸皆始于抱朴子又云凹陷也凸起也皆係俗字之尤蒼頡篇卽作窔突校說文窔窅深也突說文本作𠫓云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𠫓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穴部突云犬从穴中暫出也余以爲窔𠫓正字也𠫓亦可作突若必以同聲字相借則坳堀亦可玉篇坳不平也莊子云坳堂之上然坳字已屬徐鉉新附字若作凹凸則從無此字體矣

蒼頡篇作窔突窔突說文所無

水經注渭水下云成紀縣漢以爲天水郡王莽之阿陽郡治也桉莽未嘗立阿陽郡侯攷

漢書夏侯嬰傳轉爲滕令注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據此則公丘本名滕元和郡縣志滕縣至武帝始名公丘地理志原注本滕國國字宜作縣爲是史記功臣侯表高后四年舍人呂更始亦封滕侯至八年始國除

三國志張遼傳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財通蘭等壁其上桉此陳蘭卽後漢書袁術傳之陳簡術傳言術奔其部曲陳簡雷薄于灊山是也灊山卽天柱山矣魏志術傳亦作陳

藺則知范史作簡誤也于禁張郃傳並作陳蘭

水經注延江水下云鄨縣故犍爲郡治也按鄨縣向未嘗屬犍爲道元疑誤

省中本稱禁中蔡邕獨斷曰避元后父王禁諱因改稱省今攷李善文選注引魏武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則禁與省制本別似非因元后父諱改

前人云四海無北海然亦有在北地而稱北海者北史烏洛侯國傳又西北二十日行有 泥大水所謂北海也

瀚海不特西北有之東南亦有瀚海三國東夷倭人傳及北史倭國傳皆云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濶千餘

里名瀚海

玉篇首題云梁大同九年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唐上元年南國處士富春孫强增加字二十卷然今本不止非顧氏之舊亦并非孫氏時所定本如土部塔字廾部薩字皆北宋人所增又云甓說文作甗今本說文亦無此字則玉篇爲北宋人所淆亂不少惜哉塔字下引說文西域浮屠也不知此係徐鉉新附字何得以爲說文以是知玉篇并係雍熙以後人所增益

人死後以四十九日爲七七見北史外戚胡國珍傳蓋浮屠法也儒林傳李靈暉爲南陽王偉七日百日設齋亦同

地理志丹陽郡歙縣說文邑部有鄵字云地名从邑翕聲

當即指此縣字又可通作歙耳說文歙縮鼻也丹陽有歙縣鄒歙音同

李密變姓名爲劉智遠至後漢高祖而名姓適同是又識之適合者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在新泰縣宮山之陽或以晉書地理志有任城國無任城郡爲疑今攷沈約宋書州郡志任城縣本屬任城江左省郡爲縣是任城國西晉又嘗爲郡故得有太守也

吳志胡綜傳黃武八年黃龍見舉口今攷孫權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云黃龍鳳凰見黃龍元年卽黃武八年水經注江水又東徑上磧北北岸烽火州卽舉洲也北對舉

口與夏口相近黃龍見于其地故或云畢口或云夏口也

論語吾與汝勿如也包氏注言吾與女俱不如淮南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坐忘矣仲尼曰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及人間訓或問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勿如也皆曹孟德祭喬元文昔仲尼稱不如顏淵所本

呂氏春秋達鬱篇厲王使衛巫監謗者至流王于彘按衛巫亂周胡巫亂漢亡國敗家古今一轍

史記周封帝堯之後于薊說文周封黃帝之後于𨛜讀若薊上谷有𨛜縣是𨛜薊古字通叔重所云上谷𨛜縣即漢書地理志廣陽國薊縣也秦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叔重從其朔言之故云上

谷鄭縣也史記云封帝堯之後說文封黃帝之後不同者堯亦黃帝裔孫或本其初言之

司馬遷報任安書僕昔與李陵俱居門下桉三公開府得稱門下褚先生史記補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青時爲大司馬大將軍）攷陵爲當戶遺腹子當戶先廣死則應在元狩四年以前至天漢二年陵卽擊匈奴不還自元狩二年至天漢二年止二十年則廣死時陵當在十歲內外故史記亦言陵既壯選爲建章監又嘗深入匈奴後數歲始至天漢三年是天漢二年陵年當已三十內外從此年上溯至元封元年十二年中爲丞相者石慶公孫賀二人大司馬則衛青一人廣之死由青敢又射傷青則陵必不

居其門下可知惟石慶居相位㝡久疑二人或居其門下也

淮南詮言訓瓶甌有提注提瓶甌下安也桉卽今酒杯下之托

隋書秦王傳子浩煬帝卽位立爲秦王以奉孝王祀據此則俊謚孝前傳不書非也

北史楊愔傳輕貨財重仁義六字前後凡兩見

鄭康成詩箋以阮徂共爲三國文王侵之蓋本魯詩桉韓非子難二篇又云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蓋徂卽莒也古字通盂今本作于蓋字近而譌盂于同盂子引泰誓侵于之疆是矣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

陵西南與共國亦近蓋于與阮徂與莒鄲與共本皆聲相
近故徂又可作旅也吾友[illegible][illegible]云魯以徂爲國名毛以
旅爲地名以毛義爲長又云書西伯戡黎伏生書大傳作
耆說文作𨛫𨛫爲小篆𨛫與耆或
古今文之異史記殷本紀作飢宋世家作仉蓋阢字之誤
說文阢地名此書戡黎與侵阮異疑阮卽阢字以點畫近
而誤
也
通典宣城郡南陵縣下云有當塗縣故城亦誤以晉僑縣
爲漢縣
說文丠丠再成坏前高後平坙廣雅小陵曰丠丠上有水爲
祕丠王逸楚辭章句土高四墮曰椒丠均可補爾雅釋丠
所不及如淳漢書注云丠多椒故名疑誤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海鹽原注本武原鄉水經注秦置海

鹽縣後縣淪爲湖又徙治武原鄉改爲武原縣桉縣移治武原鄉未嘗改縣名道元說恐誤又道元云武原之地漢安帝時又淪爲湖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今計偕簿則云在順帝時亦當以昭注爲是

時俗之語有古今如一者卽以吾鄉而言人面少瘦寡精采則曰面白䤌䤌見玉篇他若耳中有聲則曰聤聤手出汁曰薺皆是

說文地从土也聲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是土从二从丨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十夾一爲土又云土力於乙者爲地皆與許君所言異未知何本又說文水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而元命包則云

水之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今攷元命包詁字皆有義無音已開宋王荊公字說之始元命包又云王字三人爲仁

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謝康樂曰浮玉山在句餘東五百里桉此則無從望具區及諸毗吳興郡圖經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洲一畝餘其上草樹鬱然亦隨水上下名曰浮玉山豈卽此耶如以爲過小則古今陵谷變遷多矣何必泥耶又安吉縣亦有浮玉山爲霅水發源亦近之桉安吉縣浮玉山卽天目山與臨安於潛接界

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今考菽麥在九穀中種類尙少最易分別而尙不能辨則他更可知杜注云豆麥殊形易別似謂不辨豆與麥同異恐非

三國志倭人傳賜女王國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紺地句文錦三匹裴松之注以爲地當作綈非是今攷地猶質也絳地紺地蓋以絳色紺色爲質耳今俗語尙云質地是矣（今甆器亦有所謂青花白地者亦即此義）

爾雅釋畜騉駼枝蹄趼釋文引舍人注騉駼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酉陽雜俎載唐太宗時骨利幹國獻馬百匹十匹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按骨利幹亦西北國）長編宋太平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二距即枝蹄是靈州燕山所貢即是騉駼西北塞外所常有故舍人云騉駼外國之名也偶閱陸游老學菴筆記乃詫以爲馬禍豈詞章家爾雅亦不讀耶（高誘淮南注距）

爪也

古今人表第四等有齊杞梁殖妻華州本分作三行杞梁一行殖妻一行華州一行近有好奇者誤連讀殖妻華州遂著論以華州爲殖妻則並左傳亦未讀矣古今人表類以母附子妻附夫如介之推下另行書推母晉文公另行書夫人姜氏是也

元和姓纂搜采頗廣然鹵莽處亦不少如圈姓云郭林宗傳有圈文今考郭傳見裴松之魏志衞臻傳注中云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下又云文生訾呵減貫是文生實二名姓纂減去下一字非也

世傳陳蕃爲豫章郡太守時爲徐穉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亦見後漢書徐穉傳而陳蕃傳則不然傳言蕃遷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蕃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後又從尙書出守豫章不言有爲穉設榻事豈因已見穉傳故略之耶然同一設榻周璆在前徐穉在後今人但知有穉不知有璆爲高士亦有幸不幸耶

近時錢唐孫侍御志祖著讀書脞錄頗有發明經傳處內一條云古衣冠不忌白歷引樂府白紵歌及唐制以白紗帽視朝爲古人不忌白之證實亦不然淮南說山訓將軍不敢騎白馬高誘注一日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又史記刺客傳荆軻入秦士皆白衣冠送之蓋以其往而不返故預爲凶服是又皆古人忌白之證蕭吉五行正義引黃帝素

問等書亦云西方金色白白者喪之象也

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條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前人或誤認何休公羊桓公六年所引漢律云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以爲律未嘗無明條不知律所云立子姦母者乃對子姦母不得如此傳義也若必以春秋斷獄之法例之則上淫曰烝方屬此條匹律衞公子頑楚黑要乃與美陽假子同耳

涇縣東北有旵山土人呼爲長山桉旵不當有長音疑屬皀字之譌也玉篇曰部有旵字云丑減切日光照也山部有峕字云蒼龍切日欲夜也廣韻東部不收峕字集韻有

之音義與玉篇同然云丑減切蒼龍切皆與土音不合疑山勢長故土人以長山呼之非㞒字有長音也又按㞒字當屬巳山之譌劉逵吳都賦注引許氏記事曰㞒陬隅山之節也今㞒山長若節形亦似之

晉書桓彝傳後附徐寧一傳兩傳皆云彝過輿縣與寧結交及得一佳吏部事云云殊屬疊牀架屋愚以為此事當載寧傳彝傳前數行削去可也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今考宋永初山川記御覽引沔口古以為滄浪水若如唐已後以沔口山為大別則禹貢滄浪水下不應又云過三澨始至大別矣益信大別當在安豐唐以前亦無異說也

後漢書　傳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李賢注未詳今考管子形勢篇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是飛蓬係紂時事與微子正同時當卽指此也下形勢解卽云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之問尹知章注云飛蓬因風動搖不定是卽隨風之義也

郭璞注爾雅自釋訓丁丁嚶嚶已下皆用韻學王逸楚詞章句及荀子成相篇

說文楚謂大巾曰帉鄭康成禮記內則注又云齊人呼佩巾爲帉說文齊謂多爲夥服虔漢書注又云楚人謂多爲夥是齊楚口語略同

說文璽王者印也此舉秦以後制而言非璽字本訓已有釋見集中夫古人尊卑皆可稱朕至秦制惟天子得稱焉若以璽爲王者印例之則朕字下亦應注云天子自稱也而許氏于舟部下注云朕我也是我爲朕之本訓明字皆當從本訓璽字注從後言之失制字之意矣玉篇朕下始注云天子稱

新唐書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屯疏勒水上卽漢耿恭所屯之疏勒城非疏勒國也

曉讀書齋初錄卷下終